

盘点宋朝的严母

宋朝是我国古代盛产“严母”的时代，严父的故事不突出，严母的事例却是不胜枚举。流传至今的故事中，最为有名的就是“岳母刺字”。与前后各代相比，宋朝的严母为何层出不穷呢？

宋代，许多母亲已经认识到溺爱孩子的后果。司马光的成功离不开他父亲的悉心教导，却也和他母亲不无关系。司马光的母亲就曾经说过：“作为人母，不患其不慈，而患其只知爱而不知教。古人说得好：‘慈母败子’。爱而不教，使子女成为大奸大恶之人，甚至被判刑、杀头，这不是别人唆使的，正是母亲纵容的结果。”

另一位政治家、诗人寇准也有一位严母。寇准小时候喜欢玩飞鹰、走狗，被严厉的母亲用秤砣砸伤脚面，“中足流血”。这一砸，让寇准幡然醒悟，从此开始发奋苦读。做了宰相后，寇准还常常抚摸着脚上的疤痕，哭念母亲。

宋代，地位的提高，使许多母亲读书识字，有能力督促孩子学习。苏轼的父亲苏洵常年在外游历，母亲程氏自然就担负起了教导苏轼读书的任务。有一天，母子俩读东汉《范滂传》，苏轼对母亲说：“我想做范滂这样的人，母亲答应吗？”程氏说：“你能做范滂，我怎么就不能做严格教子的范母呢？”欧阳修4岁丧父，他的母亲郑氏亲自教导欧阳修读书学习，由于家中贫困，买不起笔墨纸砚，母亲就叫欧阳修拿芦荻在沙地上练习写字，后来欧阳修不负母望，官至副宰相。与之相同的还有真德秀的母亲吴氏等等。真德秀15岁时丧父，其母亲吴夫人在穷困中操劳家计，供他学习，抚养其成长，使他获得了专心学习的机会。

在宋朝，家中地位尊贵的母亲，性格也更严厉，对儿子要求也更严格。一门出了两个宰相、一个将帅的陈省华一家就是这样典型的例子。进士出身的陈省华无暇顾及3个儿子的学习，教育儿子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夫人冯氏的身上。于是冯氏便一手握棍，一手持香，夜夜陪读。一边严加督促，一边焚香祈告。“二十四孝图”中的“冯母烧夜香”，说的就是冯氏陪读的故事。至今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大桥镇东北方一个天然岩洞中，还残存一块小石锥，这就是陈家3个幼子“头悬梁锥刺股”、刻苦读书的地方。还有我们在初中课本上读的《卖油翁》一文，讲的就是陈省华的小儿子陈尧咨的故事。陈尧咨不但学识渊博，而且还喜欢舞枪弄棒，尤其擅长射箭，他曾以铜钱作靶子，一箭就贯穿其中，被人称为“小由基”（春秋时期楚人养由基，射箭百发百中）。

正是在冯氏的严格教育下，其子陈尧叟、陈尧咨相继于宋太宗端拱二年（989年）己丑科和宋真宗咸平三年（1000年）庚子科考中状元。陈尧叟、陈尧佐后来都官至宰相，陈尧咨则被任命为节度使，在军中镇守一方。另外，南宋士大夫楼钥的母亲汪夫人，“庄重有家法”“教子甚严”，也是宋代严母的典范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

年代：汉代
尺寸：高38厘米、腹径20厘米
收藏单位：河北博物院

2000多年前就有“高压锅”了 还是小熊造型

◎国宝档案

你见过2000多年前的高压锅吗？还是一口小熊造型的高压锅。3个看点带你认识来自汉代的熊足铜鼎。

令人赞叹的汉代“高压锅”

“铜鼎，三足两耳，和五味之宝器也”。铜鼎用于炖煮和盛放肉类，相当于现在的锅。这件铜鼎的三足是三只憨憨小熊，小熊蹲立，咧着大嘴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。鼎的两耳上部是一根圆轴，两根圆轴各趴着一只小兽。鼎盖像一只倒扣的钵，微微鼓起，上面等间距地环立着四只小兽。

这件造型精美、制作精良的铜鼎其实是来自汉代的“高压锅”。合盖前，抓住鼎盖的小兽，转动掀开鼎盖，放入要烹饪的食材。合盖时，先翻转鼎耳的圆轴，把兽头平放于鼎盖上，再旋转鼎盖，将兽头卡在鼎盖小兽项下，鼎和盖被严丝合缝地密封在一起，蒸汽也会被牢牢地锁在鼎中，不仅缩短加工食物的时间，而且烹饪出来的食物口感更加软烂。

这种利用密封产生压力的原理很像现代使用的高压锅。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设计出如此科学、精巧的“高压锅”，着实令人赞叹。

汉代居然流行“熊出没”

这件汉代“高压锅”整体造型中，最亮眼的莫过于负重托举的三只憨憨小熊。三只小熊看似憨厚可掬，其实在汉代，它可是力量的象征。

早在黄帝时期，就有关于熊的记载。史书记载：“黄帝，初居有熊，号‘有熊氏’。”（注释：有熊氏，是史传中上古华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。）大禹治水中，出现了人变熊的神话。《楚辞·天问》记载：“禹治鸿水，通轔（hu àn）辕山，化为熊。”

到了汉代，对熊的崇拜发展到了高峰。人们认为熊是祥瑞之物，威武有神力、能辟邪驱魔。许多汉代壁画、砖石、玉器、陶器和

铜器等等，甚至随葬品都有“熊出没”，足以编出一本“汉熊写真集”了。

究其原因，要追溯到楚文化对汉朝的深远影响。汉文化是在大量吸收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因此，现在汉文化也称为“楚汉文化”。楚人尤其崇熊，以至于楚王的名号大多冠之以熊字。荆楚自穴熊至考烈王熊元止，共46代君王，以熊为名的就有29位。汉承楚风，因此，汉代人也尤为崇熊。

汉代人爱吃会吃重视吃

满城汉墓，又名中山靖王墓，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。墓中出土了大量举世闻名、如雷贯耳的文物：金缕玉衣、长信宫灯、错金博山炉……这件汉代铜鼎便出土于此处。除了这件铜鼎，还出土了很多汉代“黑科技”厨具：

●汉代“蒸锅”铜甗

上部的甑用来放蒸物，下部的釜用来煮水，中间设有通汽的箅（bì）子（注释：箅子，架在锅、釜、鼎等炊具中，用以蒸焖食物的炊具）。

●汉代“大锅”铜鑊

口沿有铭文：“容十斗，重卅一斤”。据估算，汉代的十斗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升。

从这一件件厨具可以看出，汉代人有多爱吃、会吃、重视吃了。

食种类丰富多样。甲鱼、鹿胎、鹌鹑、香橙等等，摆满一桌。“今民间酒食，殽膳重叠，燔炙满案，膾鳖脍鲤，麝卯鹑鷄橙枸，鮀醴醯醢，众物杂味。”——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

烹饪过程非常讲究。如果烹饪不当，便不会食用。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食髓而餗，鱼馁而肉败，不食。色恶，不食。臭恶，不食。失饪，不食。”——《论语·乡党》

汉代皇帝甚至拥有庞大的饮食服务体系，不同门类食物有专门负责管理的官吏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能设计出如此精巧的熊足铜鼎了。

跨越两千多年，一口小熊造型的“高压锅”，向我们呈现了古人的智慧，诉说着中华饮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。（据央视报道）